

王刚传

胡万春

河南人民出版社

王刚传

胡万春

河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仵 九
单 纯

王 刚 传

胡万春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7印张 138千字

1981年3月第1版 198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700册

统一书号 10105·314 定价 0.60 元

内 容 简 介

这本书是由三部各自成篇的小说组成的，其主人公都是王刚。

《特殊性格的人》描写了王刚在1958年为解决运输困难所表现出的惊人的组织才能。《内部问题》写的是王刚在1962年与官僚主义者所进行的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位置》触及了现实生活中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问题，即在医治“四人帮”遗留下的思想创伤的同时，必须大刀阔斧的进行组织整顿，使各种人才在“四化”建设中都能各尽其能。

这三部作品所塑造的几个形象，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如王刚、方书记、徐厂长、李厂长等。特别是《位置》中的罗士仁，是很有典型意义的。对这种人如何正确处理，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读了这些作品，不仅使人受到了深刻的启示，而且还得到了艺术享受。

王
刚



徐
鑑
鐸



歐
陽
俊

方书记



黄萍

罗士仁



李大明

目 录

题叙	(1)
特殊性格的人	(7)
内部问题	(41)
位置	(127)

题 叙

这本集子里收了三篇小说，它们是《特殊性格的人》、《内部问题》、《位置》。因为这三篇小说的主要人物都是王刚，所以我把书名叫做《王刚传》。

王刚这一略带传奇色彩的人物，并不是我凭空臆造的，而是一个来自我们生活的真实的人。他激励过我，感动过我，也教育过我。记得在一九五八年如火如荼的年代，我在上钢三厂新转炉车间最初遇见他的时候，他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他是个彪形大汉，双肩有两块隆起的肌肉，是个强体力劳动者的体型。然而他又是个热爱世界上最美好事物的业余画家，他能以极细腻的笔触画出春天的菜花，严冬的森林，风暴中的海燕，粗犷的码头工人，豪迈的炼钢工人。作为一个企业干部，他有组织才能以及管理才能，能指挥千军万马；可是，他又是如此平凡、普通，甚至处理不了在他认为“婆婆妈妈”的小事。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有坚定的信仰；还有强烈的艺术爱好。他的性格有时象烈火般的粗犷，有时又象天鹅绒似的温柔。有时候他又粗又细，就象“张飞绣花”。因此我把他看作一个“合金钢”式的传奇人物，称

他是个特殊性格的人。正是这样的一个活生生的模特儿，提供给我塑造了王刚这个典型人物。我喜欢他，与他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成了好朋友。我们曾在一起为克服难以想象的运输困难而并肩战斗过，我们曾在一起喝酒聊天，享受过欢乐，也忍受过痛苦。我熟悉他，理解他，也从他身上得到过生活的启示。他的身影、面型、音容笑貌深刻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于是我有了强烈的创作冲动，把他写出来了。这就是发表在一九五九年的《特殊性格的人》。我写这篇作品时，几乎完全按照生活中真实事件和真实人物来写的，没有进行多大的艺术加工。作品发表后，出乎我的意外，受到了广大群众和文艺界朋友的推崇，被翻译成日文、英文等多种语言，我收到了国内外大量的读者来信。

继《特殊性格的人》发表以后，过了四年，到一九六三年我又发表了续篇《内部问题》，它的主要人物仍然是王刚。《内部问题》中的王刚，已经不同于《特殊性格的人》中的王刚，他发展了，比较成熟了。那时，他已是一位活跃于一九六二年的钢铁战线上的生产副厂长了。这个时期的王刚，我是作了较大程度的艺术概括的。我把不少厂级领导干部的人物素材捏到他的身上去了。但是，仍然是以生活中真实的模特儿为基础的。在整部作品中，王刚与官僚主义作风比较严重的徐厂长展开了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这时期，由于反右整风的扩大化，已经出现了“宁左勿右”的后遗症。王刚在对待“新字三号”方案这一事件中，坚持实事求是，反对“宁左勿右”浮夸冒进的做法。这部作品发表后，

曾受到过广大读者和文艺界的好评，但也遭到当时个别领导人的非议。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院长黄佐临同志很赞赏这个作品，他支持我把它改编成话剧《激流勇进》，他还亲自参与改编、担任导演。文化局副局长吕复推举这个话剧参加华东话剧会演。但是张春桥对这个戏很反感，主要对徐厂长这一人物不满，并向当时左得要命的市委主要负责人作了汇报，于是在全市的党代会上批评了我，说我“丑化老干部”。事后，要我把那个“泥鳅式”的、有官僚主义作风的徐厂长改为事务主义者，否则就通不过，不能上演。就这样，整整地砍去了半场戏。从此我懂得了当代作家的创作要揭露生活中重大的矛盾斗争是不容易的，要冒很大的风险。华东话剧会演后，《激流勇进》上北京汇报演出。真没有想到，这个戏受到了首都文艺界的推崇，但是，他们也指出了徐厂长这一人物的不足。在首都戏剧界座谈会上，老剧作家陈白塵同志尖锐地指出：“话剧中的徐厂长比较肤浅，没有原作小说中写得深刻。”岂知上京之前被砍掉了半场戏呢？他当然不知道，我们也不好说。但我十分佩服陈白塵同志的戏剧家的见解。更令人感动的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他看《激流勇进》看了三遍半，有一次因有要事才中途退场。一九六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央文化部在首都剧场隆重举行一九六三年以来优秀话剧创作及演出授奖大会，《激流勇进》荣获了优秀剧目奖。当天晚上，周总理与陈毅副总理接见了我们，并要我们在京等几天，他要找我们谈话。四月八日下午三点，周总理又在中南海办公室会客室接见了黄佐临与我，同时参加接

见的还有吕复、凌琯如等几位。周总理对《激流勇进》既给予热情赞扬，也指出了不足。他说：“《激流勇进》中的徐厂长写得不够深，仅仅写他事务主义意义不大。”我们都不敢说这个戏曾被砍削过。周总理又问：“原小说也是这样写的吗？”我这才不得不回答说：“在小说《内部问题》中，徐厂长是个怕负责任、象个泥鳅似的人物，实际上是官僚主义。后来有人指出，写他有官僚主义份量太重，所以改成那样了。”周总理说：“徐厂长不深入群众，不调查研究，对革新上不上马下不了决心，也不是事务主义，而是官僚主义。既然原小说写得深，为什么要改呢？有些干部犯官僚主义错误，也不是坏人，是由于有个人主义。”这天下午周总理与我们谈了三个半小时，意见十分深刻。我回上海以后，姚文元就将张春桥的口信带给我，要我出版小说时将《内部问题》中的徐厂长按话剧修改。这就是说，不仅反对将话剧中的徐厂长按小说改回去，而且要我將小说中的徐厂长按话剧改过来，与周总理的意见“针锋相对”。但是，我没有修改小说，小说出版时仍照原样，这使张春桥很恼火。由此可见，《内部问题》这一小说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今天我收在这集子中的《内部问题》，除个别字句、个别段落稍作删改，基本上原封不动，仍按原版的小说刊出。

今年——一九八〇年四月，我才写了《位置》，这篇小说的主要人物仍然是王刚。但是，这已经是饱经风霜后的王刚了，他已经六十一岁了。这个当年叱咤风云的彪形大汉，熊似的背脊有点佝偻了，白发满头了。当我写到他第一次在

小说中露面时，我不觉凄然泪下。他经过了十年浩劫的折磨，苍老了。事实上，现实生活中的王刚就是如此。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曾到这位老朋友的家中去看望他，我们喝了酒，作了长时间的深谈，我由此了解了十年来所遭受过的令人辛酸的磨难。他仍然爱好油画，室内挂满了他的新作，而且有的还在画展上展出过。如今他工作魄力仍不减当年，这是使我十分欣慰的。临走时，他送我一盆他亲自培植的优良品种的仙人球，还说：“它是顽强的，充满着生命力，有旺盛的革命精神，我把它送给你留作纪念吧！”我把他送我的仙人球放在写字台上，每当我看到它，就象看到了我未来作品中的王刚。他经历过磨难，但他仍保持着革命的风貌。我终于又把他写出来了，这就是《位置》中的王刚。但是如今的王刚，概括的程度更大，我把当前勇往直前、一心一意搞“四化”的老干部的形象概括在他的身上了。对这个中篇小说，我不想多说什么，因为小说还在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文艺刊物《艺丛》上连载，还不知道广大读者与文艺界的反映如何，好坏自有公论，听候评定。

从我发表《特殊性格的人》到发表《位置》，中间加一个《内部问题》，这样三部全都是写王刚的小说前后经历了二十一年，无异为王刚写了一个传。王刚这一人物，我没有把他过分理想化，特别在《位置》中，我也写了他的不足与缺点，也有思想僵化的毛病。但他可贵的是，能够自觉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能够改正。这就是老同志能够赶上新形势、新时代的关键。我爱王刚，我关心王刚的命运，我为

他而喜怒哀乐。我对这一人物是溶铸了自身的爱憎的，我在他身上寄托着信仰与伟大的理想。但我一定要坚持，他虽然带有传奇色彩，他还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他不是神，他是人，是个普通而平凡的人。我们的读者读完这三篇小说，至少可以看到我国解放以后十七年以及目前工业战线上的英雄业绩和尖锐、复杂的斗争面貌，看到这一历史时期的一个侧面！

现在，我把这本《王刚传》奉献给广大读者了。我没有多少可以自傲的，我只有一种后悔的、难以弥补不足的心情。这次重新校订时，我才感到，我有不少地方写得不够充分、也不够理想，正象一个老人在看自己那张童年时代穿开裆裤时期的照片，很为自己的幼稚可笑而羞愧。但我不想再为自己遮羞，这是历史的真实，让它保留着吧。

一九八〇年七月三十日于上海

特殊性格的人

钢厂的码头上总是夜以继日喧闹闹闹的。

我来到码头上时，轻烟样的晨雾还笼罩在黄浦江的江面上；远远望去，穿梭似地行驶着的驳船，显得很模糊，只有一点一点的黑影子在移动。小火轮上的轮机声，随着清新的晨风播送过来。码头上的吊车，在“吐吐吐”地吼叫，钢臂在淡淡的晨雾中晃动。在生铁、焦炭堆得象小山似的场地上，机车头拖着运料车尖叫着，从我身旁开过。

太阳升起来了，晨雾散了，江面上和场地上的景象，渐渐地清晰起来。在远处的地平线上，显出了钢厂的雄伟的面貌。离三号码头最近的是新建的大型转炉炼钢车间，六支粗大的黑烟囱，五只黑色的塔形的化铁炉，耸立在蓝色的天空中。今天是我第一天上班，看到这座车间，我就想到，我这次被分配到厂里来，责任不小，因为我将要负责这座转炉车间的运输工作。我知道，这是一座年产六十万吨钢的转炉车间，它每天要炼出一千六、七百吨钢，要吞噬二千多吨原材

料——生铁、焦炭、石灰、矽铁、锰铁等，还得吐出几百吨的渣子。一想到这些，我的心情就沉重了，因为这座车间的运输任务有四千多吨哪！我这样想着，观察了一下从大型转炉车间通到码头上来的汽车干道，和错综复杂的小型轻便轨道，就不知不觉地走到了四号码头，在一部大吊车的旁边站住了。

这时，我无意中看见码头上有一根系船缆用的大木桩，这就使我想起在今年夏天的一件事来了。那次我因为下厂来了解情况，偶然在这只大木桩的旁边遇见过一位很奇怪的“画家”……

那是在一个星期日的下午，码头上不象平常那么喧闹。太阳就象是一只火盆子似的，晒得人的皮肤隐隐作痛。我路过四号码头旁边，在老远，就看见一个赤膊的彪形大汉，坐在大木桩上作画。也许是由于好奇心，我就走到这位“画家”跟前来。走近以后，我发觉他的身体是多么强壮呀！我以为，只有举重运动员才会有那么结实的身体。他光着上身，有着宽大而滚圆的肩膀，熊似的背脊，粗腰身上围着一条杠棒工人通常用的蓝布做的垫肩布。我看见他那棕色的皮肤好象在烈日下冒油了。奇怪的是，这位“画家”一点也没有感觉到太阳灼人，一门心思的，一手拿着调色板，一手拿着画笔，在一幅很大的画纸上画着水彩画。他的注意力那么集中，似乎全身心都沉浸在他的作品中了。我站在他的背后，他连头也没有回过来，趁这机会，我欣赏了他的作品。啊！他画得多么好呀！他不仅画出了黄浦江畔繁忙而喧闹的场